

全民阅读无障碍导读版

国学枕边书

曾国藩

古代政治

插图本

另起炉灶，
重开世界。

下



曾国藩家书

曾国藩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全民阅读无障碍导读版

国学枕边书

曾国藩家书

曾国藩◎著

曾国藩

古代政治

插图本

另起炉灶，
重开世界。

下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曾国藩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-P) 数据

曾国藩家书：插图本：全2册 / 曾国藩著。—沈阳：
万卷出版公司，2014.10

(国学枕边书)

ISBN 978-7-5470-3279-4

I . ①曾… II . ①曾… III . ①曾国藩 (1811 ~ 1872) —书信集
IV . ① 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18593 号

曾国藩家书（插图本）

责任编辑 郝兰

出版者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联系电话 024-23284090 010-57454988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成品尺寸 170mm×230mm

印 张 23.25

字 数 230 千字

书 号 978-7-5470-3279-4

定 价 69.50 元

國學枕邊書

0267513

全民阅读 无障碍导读版

朝珠二挂，笔五枝，针底了六十个，曾、陈二人各对一付，沧溟先生横幅篆字一付。计十二月中旬应可到省，存陈岱云宅，家中于小除夕前二日遣人至省走领可也。芳宇在汉口须见上司，恐难早到，然遇顺风，则腊月初亦可到，家中或着人早去亦可。

余于十月初五起至十一止，在闱较射，十七出榜。四闱中共百六十四人，余闱内分中五十二人。向例武举人、武进士复试，如有弓力不符者，则原阅之五大臣，每人各罚俸半年。今年仅张字闱不符者三名，五大臣各罚俸一年半。余闱幸无不符之人，不然则罚俸半年，去银近五百，在京官已视为切肤之痛矣。

寓中大小平安，纪泽儿体已全复，纪鸿儿甚壮实。邹墨林近由朝内移至我家住，拟明年再行南归。袁漱六由会馆移至虎坊桥，屋好而贱。贞斋落榜后，本拟南旋，因愤懣不甘，仍寓漱六处教读。刘镜清教习已传到，因丁艰而竟不能补，不知命途之外，何至于此。凌荻舟近病内伤，医者言其甚难奏效。黄恕皆在陕差旋，述其与陕抚殊为冰炭。

江岷樵在浙，署秀水县事，百姓感戴，编为歌谣。署内一贫如洗，藩台闻之，使人私借千金，以为日食之资。其为上司器重如此。其办账务，办保甲，无一不合于古金。顷湖南报到，新宁被斋匪余孽煽乱，杀前令李公之hé家^①，署令万公亦被戕^②，焚掠无算，则岷樵之父母家属，不知消息若何？可为酸鼻！余于明日当飞报岷樵，令其即行言旋，以赴家难。

余近日忙乱如常，幸身体平安，唯八月家书，曾言及明年假归省亲之事，至今未奉堂上手谕。而九月诸弟未中，想不无抑郁之怀，不知尚能自为排遣否？此二端时时挂念，望澄侯详写告我。祖父大人之病，不知日内如何？余归心箭急，实为此也。

母亲大人昨日生日，寓中早面五席，晚饭三席。母亲牙痛之疾，近来家信未曾提及，断根与否？望下次示知。书不一一，余俟续具。

兄国藩手具

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

注释

①阖家：全家、合家。

②戕：杀害。

译文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弟左右：

十月初四日发出第十七号家信，由信差带回。十七日发出第十八号信，由廷芳字太守带回，顺便寄曾希六、陈体元从九品执照各一张，欧阳沧溟先生、陈开煦换执照及批复各两张，添梓坪叔庶曾祖母百褶裙一条，曾、陈两人九品补服各一套，母亲大人耳帽一件，膏药一千张，眼药几种，阿胶两斤，朝珠两挂，笔五枝，针底子六十个，曾、陈两人对子各一付，沧溟先生横幅篆字一付。预计十二月中旬可到省城，暂存在陈岱云家，家里在除夕前两天派人到省城去取就可以了。芳宇在汉口需要见上司，恐怕很难到得早，然而遇到顺风，腊月初就可以到，家中早派人去也可以。

我在十月初五起到十一日止，在武举考场较射，十七日出榜，四个考场一共考中一百六十四人，我的考场内中了五十二人。按照惯例，武举人、武进士复试，如果有弓力达不到标准的，每有一人，则原来的阅试大臣要罚去半年的俸银。今年只有张字闹的考场内有三人不合格，五位大臣各罚去一年半的俸银。我的考场侥幸没有不符合标准的，不然要罚半年的俸银，也就是将近五百两银子，这对京官来说是切肤之痛。

家里大小平安，纪泽身体已完全恢复，纪实很壮实。邹墨林最近由朝内搬到我家里住，准备明年再回南方。袁漱六由会馆搬到虎坊桥，那里房子很好，价格也便宜。贞斋落榜以后，本准备回去，但因气愤不满，又不甘心失败，仍旧住在漱六那里读书。朝廷已传刘镜清教习报到，他因为守丧竟然不能补官，不晓得他的命运为何如此曲折。凌荻舟近来得病受了内伤，医生说这病很难治。黄恕皆在陕西出差回来，差人回京说他与陕西巡抚水火不容。

江岷樵在浙江署理秀水县知事，百姓们对他感恩戴德，还编了歌谣。府署里一贫如洗，藩台听说后，让人私自借了一千两银子给他做每天的食费。上司对他的器重可见一斑。他办理赈济事务，办理保甲事务，没有一处与祖宗的法度不和。刚刚接到湖南的报告，新宁县被斋匪的余孽煽动暴乱，杀死前县令李公的全家，现任署令万公也被杀死，遭火烧、受抢劫的人不计其数，岷樵父母家属的情形如何？真让人为他伤心！我在明天一定会飞报给岷樵，叫他马上请假回家，以回到家乡处置灾祸。

我近来还是一样忙乱，幸好身体平安，只是在八月的家信中，曾经提到明年请假回家探亲的事，至今没有接到堂上大人的亲手信。而在九月弟弟们又都没有考中，想来心情无不压抑忧郁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自我排遣？这两件事时时挂念，希望澄侯写信详细地告诉我。祖父大人的病近来怎样？我归心似箭，实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
母亲大人昨天生日，我家里开了早面五桌，晚饭三桌。母亲牙痛的病情，近来在信中没有提到，全好吗？希望下次告诉我。就写这些，下次再告。

兄国藩手具
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

非道义可得者，不可轻易受此

原文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正月初六日接到家信三函：一系十一月初三所发，有父亲手谕，温弟代书者；一系十一月十八所发，有父亲手谕，植弟代书者；一系十二月初三澄侯弟在县城所发一书，甚为详明，使游子在外，巨细了然。

庙山上金叔，不知为何事而可取腾七之数？若非道义可得者，则不可轻易受此。要做好人，第一要在此处下手，能令鬼服神钦，则自然识日进，气日刚。否则不觉堕入卑污一流，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，不可不慎。诸弟现处极好之时，家事有我一人担当，正当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，名声既出，信义既著^①，随便答应，无事不成，不必受此小便宜也。

父亲两次手谕，皆不欲予乞假归省，而予之意甚思日侍父母之侧，不得不为迎养之计。去冬曾以归省迎养二事，与诸弟相商，今父亲手示，不许归省，则迎养之计更不可缓。所难者，堂上有四位老人，若专迎父母而不迎叔父母，不特予心中不安，即父母心中亦必不安；若四位并迎，则叔母病未全好，远道跋涉尤艰。予意欲于今年八月初旬，迎父亲、母亲、叔父三位老人来京，留叔母在家，诸弟妇细心伺候。明年正月元宵节后，即送叔父回南。我得与叔父相聚数月，则我之心安。父母得与叔父同行数千里到京，则父母之心安。叔母在家半年，专雇一人服侍，诸弟妇又细心奉养，则叔父亦可放心。叔父在家，抑郁数十年，今出外潇洒半载，又得与侄儿、侄妇、侄孙团聚，则叔父亦可快畅。在家坐轿至湘潭，澄侯先至潭，雇定好船，伺候老人开船后，澄弟即可回家。船至汉口，予遣荆七在汉口迎接，由汉口坐三乘轿至京，行李婢仆，则用小车，甚为易办。求诸弟细

望岩派沈瑩委員送去必須

芳函收到

一袖十日所生進及時至馬隊

所餘未迎我年來用大仗城

退去日當召大仗用一函

大姪共吉不

循環箋

有容堂

商堂上老人，春间即赐回信，至要至要！
李泽显、李英灿进京，余必加意庇护。八斗冲地，望绘图与我看。诸弟自侍病至葬事，十分劳苦，我不克帮忙，心甚歉愧！

京师大小平安。皇太后大丧，已于正月七日至二十六日满，脱去孝衣。初八日系祖父冥诞，我作文致祭，即于是日亦脱白孝，以后照常当差。心中万绪，不及尽书，统容续布。

兄国藩手草

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

注释

①著：建立。

译文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正月初六日收到家信三封：一是十一月初三日所发的，有父亲的手谕，是温弟代写的；一是十一月十八日所发的，有父亲的手谕，是植弟代写的；另一封是十二月初三澄侯弟在县城所发的，信写得很详细，使在外面的游子对家中大小事情都很清楚。

庙山上的金叔不知道为了什么事而能够取“腾七之数”，如果不是合乎道义的，那就不可以轻易接受。要做一个好人，第一要在这个地方下手，能使得鬼神钦服，那么见识自然会一天天增进，志气会日益刚强。否则，不知不觉便堕落到卑污一流，必定有被人看不起的一天，不可以不慎重。诸位弟弟现在正处在很好的时机，家里的事有我一个人担当，正好做一个光明磊落、鬼神钦服的人，名声一旦传了出去，信义一经确立，随便说一句则无事不成，不必要贪图这些小便宜。

父亲的两封亲笔信，都说不想让我请假探亲，而我的意见是很希望能天天在父母身边服侍，这点做不到，便不得不做迎接奉养父母的计划了。去年冬天曾经与诸位弟弟商量此事，现在父亲不许我回家探亲，那迎养的计划便不可以再推迟了。所为难的地方是，堂上有四位老人，如果只迎接父母而不迎接叔父母，不但我心中不安，就是父母心中也一定会不安；如果把四位大人都接来，又考虑到叔母的病没有全好，远道跋涉尤其艰苦。我的意思是想在今年八月上旬接母亲和叔父三位老人来到京城，留叔母在家，诸位弟媳妇细心照顾。明年正月元宵节后，立即送叔父回乡。我得以与叔父相聚数月，那么我会心安。父母能够与叔父同行几千里来到京城，父母也会心安。叔母在家里抑郁了几十年，现在出外潇洒半年，又可与侄儿、侄媳妇、侄孙团聚一堂，那么叔父也会心情舒畅。在家乡坐轿子到湘潭，澄侯先到湘潭雇好船，

伺候到开船了，老人走后，澄弟即可回家。船到汉口，我派荆七在那里迎接。由汉口坐三乘轿子到京城，行李和婢女仆人就用小车，很容易办。请诸位弟弟和堂上老人细细商量，春天就请回信，至要至要！

李泽显、李英灿进京，我一定用心庇护。八斗冲地，希望画图给我看。诸位弟弟从服侍病人直到办丧事，十分辛苦，我不能有所帮忙，心里十分歉疚！

京城的大小都平安。皇太后大丧从正月七日至二十六日结束，脱掉了孝衣。初八日是祖父冥诞，我作文致祭，就在这天也脱下白孝，以后照常当差。思绪万千，来不及写出，等以后继续再写。

兄国藩手草

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

恭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

原文

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福安：

潢男三月十五到京，十八日发家信一件，实系五号，误写作四号，四月内应可收到。想男十九日下园子，二十日卯刻，恭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。西陵在易州，离京二百六十里，二十四下午到，二十五日辰致祭。比日转身，赶走一百二十里，二十六日走百四十里，申刻到家，一路清吉，而昼夜未免辛苦，二十八早复命。数日内作奏折，拟初一早上具折。因前奏举行日讲，圣上已允谕于百日后举行，兹折要将如何举行之法，切实是奏也。

二十九日申刻，接到大人二月二十一日手示，内六弟一信，九弟二十六之信，并六弟与他之信，一并付来。知堂上四位大人康健如常，合家平安，父母亲大人俯允^①来京，男等内外不胜欣喜！手谕云：“起程要待潢男秋冬两季归，明年二月，潢男仍送二大人进京云云。”男等效谨从命，叔父一二年内既不肯来，男等亦不敢强。潢男归家，或九月，或十月，容再定妥。男等内外及两孙、孙女皆好，堂上大人不必悬念。余俟续稟。

道光三十年三月三十日

注释

①俯允：答应。

译文

儿子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福安：

潢男三月十五日到京城，十八日发出一封家信，实际上是五号，误写成四号，四月内应该可以收到。儿子十九日下园子，二十日卯刻恭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安葬。西陵在易州，离京城二百六十里，二十四日下午到达，二十五日辰时致祭。当天起程回京，赶了一百二十里路，二十六日走了一百四十里，申时回到京城的家里，一路平安，而昼夜奔忙，二十八日一早入朝复命。几天来赶着写奏折，准备初一早上向皇上报告。因为上次奏请举行日讲，圣上已允许在百天以后举行，现扼要地把具体举行方法切实上奏。

二十九日申时，接到大人二月二十一日的手书，其中有六弟的一封信，九弟二十六日的信以及六弟给九弟的信。得知堂上四位大人身体健康，全家平安，父母亲大人同意来京，儿子全家上下都高兴。信中说：“要等到潢儿秋冬两季回家后起程，明年二月潢儿才送二位大人进京等等。”儿子等敬谨从命，叔父一两年之内既然不肯来京，儿子等也不敢勉强。潢儿回家的时间也许是九月，也许是十月，容再定夺。儿子全家都好，堂上大人不必挂念。其余容以后再行禀告。

道光三十年三月三十日

予上一折，言兵饷事

原文

澄、温、植、洪四弟左右：

三月初四发第三号家信，其后初九日，予上一折，言兵饷事，适于是日皇上以粤西事棘，恐现在彼中者，不堪寄此重托，特放赛中堂前往。以予折所言甚是，但目前难以遽行，命将折封存军机处，待粤西事定后，再行办理。赛中堂清廉公正，名望素著，此行应可迅奏肤功^{lin}。但湖南逼迫粤西，兵差过境，恐州县不免借此生端，不无一番蹂躏耳。

魏亚农以三月十三日出都，向予借银二十两。既系姻亲，又系黄生之侄，不能不借与渠。渠言到家后，即行送交予家，未知果然否也？叔父前信要鹅毛管眼药，并硇砂膏药，兹付回眼药百筒，膏药千张，交魏亚农带回，呈叔父收存，为时行方便之用，其折底付回查收。

澄弟在保定，想有信交刘午峰处。昨刘有书寄予彦，而澄弟书未到，不解何故？已有信往保定去查矣。澄弟去后，吾极思念，偶自外归，辄至

其房，早起辄寻其室，夜或遣人往呼。想弟在路途，弥思我也。书不一一，余俟续具。

兄国藩手草

咸丰元年三月十二日

注释

①迅奏肤功：意思是指可快速地取得成功。

译文

澄、温、植、洪四弟左右：

三月初四发出第三号家信，初九日，我上了一道奏折，讲军饷的事，恰好皇上因为粤西的事情棘手，担心现在在那里主事的官员无法担当这个重任，特地派赛中堂前去。圣上认为我的奏折中所说的很对，只是目前难以实行，命令把奏折封存在军机处，等粤西的事情平定后再作处理。赛中堂清廉公正，名望素来很高，此行一定可迅速地取得成功。但是湖南与粤西相邻，官兵过境，恐怕州官、县官借此生事，不免有一番蹊蹠。

魏亚农三月十三日离开京城，向我借了二十两银子。既是姻亲，又是黄生的侄儿，我不得不借给他。他说到家后便把银子送到家里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？叔父上次信中要鹅毛管眼药和硇砂膏药，现在托魏亚农带回眼药一百筒、膏药一千张，送叔父收存，可在方便时用，奏折的底稿也寄回查收。

澄弟在保定想把信交到刘午峰那里。昨天刘午峰寄给子彦一封信。澄弟的信没有收到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？我已写信到保定去查了。澄弟离开后，我很想念，偶尔从外面回家，总要到他的房间，早晨起来也要去他的房间找他，晚上有时还派人去喊他。想来弟弟在路上更加想念我。不一一叙述了，以后再写。

兄国藩手草

咸丰元年三月十二日

圣慈含容，余益当尽忠报国

原文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四月初三日发第五号家信，厥后折差久不来，是以月余无家书。五月十二折弁来，接到家中四号信，乃四月一日所发者，俱悉一切，植弟大愈，此最可喜！京寓一切平安，癣疾又大愈矣，比去年六月，更无形迹。去年

六月之愈，已为五年来所未有，今又过之。或者从此日退，不复能为恶矣。皮毛之疾，究不甚足虑，久而弥可信也。

四月十四日考差，题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”，经文题“必有忍，其乃有济，有容德乃大”，赋得“濂溪乐处，得焉字”。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^①，敬陈圣德三端^②，预防流弊，其言颇过激切，而圣量如海，尚能容纳，岂汉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？余之意，盖以受恩深重，官至二品，不为不尊，堂上则诰封三代，儿子则荫任六品，不为不荣。若于此时，再不尽忠直言，更待何时乃可建言？而皇上圣德之美，出于天亶，自然满廷臣工，遂不敢以片言逆耳，将来恐一念骄矜，遂至恶直而好谀，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。是以趁此元年新政，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，使圣心目就兢业，而绝自是之萌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。现在人才不振，皆谨小而忽于大，人人皆趋习脂韦唯阿^③之风，欲以此疏稍挽风气，冀在廷皆趋于骨鲠^④，而遇事不敢退缩，此余区区之余意也。

折子初上之时，余意恐犯不测之威，业将得失祸福，置之度外矣，不意圣慈含容，曲赐矜全。自是以后，余益当尽忠报国，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。然此后折奏虽多，亦断无有似此折之激直者。此折尚蒙优容，则以后奏折，必不致或触圣怒可知矣。诸弟可将吾意，细告堂上大人，毋以余奏折不慎，或以戆直干天威为虑也。

父亲每次家书，皆教我尽忠图报，不必系念家事。余敬体吾父之教训，是以公而忘私，国而忘家，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，偿家中旧债，即一心以国事为主，一切升官得差之念，毫不挂于意中，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，余即未往赴考。侍郎之得差不得差，原不关乎与考不与考。上年己酉科，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：瑞常、花沙纳、张芾是也，未考而得者亦三人：灵桂、福济、王广荫是也。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，不考者三人，是日题“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论”，诗题“楼观沧海日，得涛字”，五月初一放云贵差，十二放两广、福建三省，名见京报内，兹不另录。袁漱六考差颇为得意，诗亦工妥，应可一得以救积困。

朱石翘明府初政甚好，自是我邑之福，余下次当写信与之。霞仙得县

首，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。刘继振既系水口近邻，又送钱至我家，求请封典，义不可辞。但渠三十年四月选授训导，已在正月二十六恩诏之后，不知尚可办否？当再向吏部查明，不可办，则当俟明年四月升祔恩诏，乃可呈请。若并升祔之时，推恩不能及于外官，则当以钱退还。家中须于近日详告刘家，言目前不克呈请，须待明年六月，乃有的信耳。

澄弟河南、汉口之信，皆已接到，行路之难，乃至于此，自汉口以后，想一路戴福星矣，刘午峰、张星垣、^{yuan}陈谷堂之银皆可收，刘、陈尤宜受之，不受反似拘泥。然交际之道，与其失之濫，不若失之隘，吾弟能如此，乃吾之所以欣慰者也！西垣四月二十九到京，住余宅内，大约八月可出都。此次所寄折底，如欧阳家、汪家及诸亲族，不妨抄送共阅，见余忝窃高位，亦欲忠直图报，不敢唯阿取容，惧其玷辱宗族，辜负期望也。余不一一。

兄国藩手草

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

注释

①谏疏：臣子向君主进谏的奏章。谏，规劝君主或尊长。疏，封建时代臣下向君主分条陈述事情的文字。

②敬陈圣德三端：恭敬地陈述君主应具备的多种美德。三，指多。

③脂韦唯阿：油嘴滑舌阿谀奉承。脂韦，原指油脂和皮革，比喻为人世故圆滑，曲意事人。阿，阿谀奉承。

④骨鲠：比喻正直、刚健。

译文

澄侯、温甫、子植、季洪四位老弟足下：

四月初三日发第五号家信，之后通信兵很久都没来，所以有一个多月没有家信。五月十二日通信兵来了，接到四月一日所发的一封家信，知道一切。植弟的病好了，这最让人高兴。京城家中一切平安，癫痫大有好转，比起去年六月更没有什么痕迹。去年六月的好转本已是五年来所没有的，现在就更好了。或者从现在开始一天比一天好，这病便不再为害了。皮毛上的病到底不值得忧虑，经过这几年的经历就更相信了。

四月十四日考差，题目是“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”，经文题目是“必有忍，其乃有济，有容德乃大”，赋题是“濂溪乐处，得焉字”。二十六日，我又进了一道

劝谏的奏折，恭敬地陈述圣德，预防流于时弊，言词过于激切，但皇上容人的气量像大海一样，还能容纳得下，哪里是汉唐以来的英明主子所能做到的？我的意思是，自己深受皇恩，官居二品，不能不算是尊贵，堂上被诰封三代，儿子则荫任六品，不能不算荣耀。如果在这种时候，还不能尽忠直言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进言呢？而皇上的圣德之美是出自天性，自然满朝廷臣子才不敢去赞扬他一个不字，恐怕长此下去便骄傲矜持，以至于不喜欢听刚直的意见，而只喜好奉承，那么到了那时，则臣子们是无法推卸自己的罪责的。因此趁咸丰元年实行新政的机会，把这滋生骄傲矜持的名堂说破，使皇上天天兢兢业业，断绝自以为是的思想，这是我小小的本意。现在国家人才不振作，都在拘谨于小节而忽视大德，人人都习惯于阿谀奉承的风气，想通过这个奏折稍微挽回一下风气，希望在朝廷为官的都敢于说话，遇事不退缩，这是我另外的一点意图。

折子刚上去时，我还怕可能会触犯天威，已经把得失祸福置之度外，没料到皇上优待宽容，曲加保全。自此以后，我更要尽忠报国，不再去顾虑身家性命这些私事。然而以后奏折虽然很多，也绝没有像这样言辞激烈的了。这样措辞激烈的折子还蒙皇上优容，那么以后的折子一定不至于触犯天威，这是可以知道的。弟弟们可以把我的意思详细地稟知堂上大人，不要因为我的奏折不慎重，或者愚直冒犯天威而过虑。

父亲每次来信都教我尽忠报国，不必挂念家里的事情。我恭敬地体会到父亲的教训，所以因公忘私，因国忘家，今后，我打算寄几百两银子回家，清偿家里的旧债，此后便一心以国家大事为主，打消一切升官得肥差的念头，所以上次五月初七日在大京堂考差，我便没有去赴考。能否得到侍郎一职，本来就和考与不考无关。去年己酉科，由考差而得到侍郎差使的有三人：瑞常、花沙纳、张芾，没有考差而得到差使的也有三人：灵桂、福济、王广荫。今年侍郎因考差而得的有五个，不考差而得到差使的有三个，那天的考题是“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论”，诗题是“楼观沧海日，得涛字”。五月初一日，开始放任云南、贵州的差事，十二日放任广东、广西、福建三省的差事，名字登在京报上面，现在就不另外抄写了。袁漱六考差很是得意，诗也做得工整，应该能够得到一差使，以救济他多年来的贫困。

朱石翹在明府的政绩很好，自然是我们的家乡的福气，我不久会写信给他。霞仙考中县里的第一名，也可以看出他还是能够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。刘继振既然是水口的近邻，又送钱到我家，他请求封典，此事义不容辞。但他在道光三十年四月曾选授为训导，已经在正月二十六日恩诏颁布以后，不晓得还能不能办？我会再次向吏部去查明，如不可以办，就要等到明年四月升祔庙祭的恩诏下来，才能呈请。如若升祔的时候推恩不包括外官，那就把钱退给他。家里要在近日详细地告诉刘家，说目前不能呈请，必须要等到明年六月才有准确的消息。

澄弟在河南、汉口寄来的信，都已接到，行路的艰难竟达到这种程度，从汉口开始，想必是一路上有福星高照了。刘午峰、张星垣、陈谷堂的银子都可以收，刘午峰、陈谷堂的银子更要收，不接受反而好像有点拘泥。然而交友之道，与其失之过多，不如失之太少。弟弟能够这样，是我最高兴的。西垣四月二十九日到京城，住在我家，大约八月能够离开京城。这次我所寄去的奏折的底稿，不妨抄送给欧阳家、

一
周
局
大
役
在
彼
不
蒙
局
詔
至
局
任
事
諸
董
羈
押
人
枷
號
數
人
勒
令
速
修
本
地
神
士
責
人
則
向
精
核
自
責
則
寬
寬
而
困
若
之
隙
不
能
不
借
神

清羈押、枷号在局任事诸董札（之一）